

YONGWULIUBIANWENHUALUN

| 邹 巛◎著 |

★ 2009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咏物流变文化论

YONG WU LIU BIAN WEN HUA LUN

本书对我国古代咏物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文化分析。在厘清咏物的性质、内涵与类型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站在宏观整体的角度，从文化的视角总览中国古代咏物文学发生、发展的整体走向与总体格局，深入分析咏物发生、发展、成熟与衰落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动因，发掘其间涌现的咏物现象背后深层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宏观的理论阐述与深入的实证探讨相结合，既有一定的高度，也有一定的深度。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邹 巛◎著

★2009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咏物流变文化论

YONG WU LIU PIAN WEN HUA LUN

本书对我国古代咏物文学发生、发展在厘清咏物的性质、内涵与类型等相关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总览中国古代咏物文学发生成熟与衰落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动因，发掘宏观的理论阐述与深入的实证探讨相结合，

入的文化分析。

，
深入分析咏物发生、发展、
化背景与文化内涵，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咏物流变文化论 / 邹巛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438 - 5892 - 3

I. 咏… II. 邹… III.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2273 号

湖南出版集团立升图书发行部经发

咏物流变文化论

邹 巛 著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张志红

装帧设计: 湛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神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4

字 数: 20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892 - 3

定 价: 28.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湖南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邹巖，男，1965年1月出生。湖南双峰人。以“中南林”的历史回归为契机，重拾旧梦，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偶尔兼及大学管理与发展。自2003年以来，主持、参与省级课题5项，发表论文10余篇。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社会科学处项目办主任。

序言

陈引驰

心、物关系，是古典诗学一再致意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看“咏物”创作，它不妨正是心、物之间往还、交织的结果。物感心，留下印迹，大概可以属于所谓“随物以宛转”；心感物，寄托情志，似乎更多体现所谓“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上述两者之类别，依现代的话语来表述，前者或许可命之曰“无寄托的咏物之作/物象文化型咏物”，后者便是“有寄托的咏物之作/人格文化型咏物”。这正是邹巛《咏物流变文化论》第一章《导论》之第二节《咏物文学的类型》的区划，我觉得，以偏重理性分析、清晰辨别的现代学问的标准，是颇有道理的。

邹巛兄是我二十年前的同学，一别多载，忽然在这读各色学位论文至于昏天黑地的五月，远寄书稿，命我受读。展卷之初，目迷心摇，很快，渐入彀中，眼光发直，终卷方休。

即刻感到的，便是书中强烈的理论志趣。书开篇的章节，探讨“咏物”之“物”的含义、“咏物”概念的演化、“咏物”发生的文化动因及品格、“咏物”的文化类型等等，条分缕析，津津有味。不少意见，确有廓清之功，让人感觉简捷明了，如上及的类型区划。即使有些因线索复杂，或者愈治愈繁，至少也展现了问题的重重纠结。此书对理论的兴趣，远不仅表现在对与咏物文学相关问题加以讨论、界定的冲动中，而是贯串全篇的。作者自述，研究过程中，逐渐转向对咏物文学的文化研究，着力关注咏物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动因。这当然与从文学史层面追溯、考究咏物文学之历时流变、形态特质、艺术高下不同，表现出显著的宏阔的理论欲求。

确实，宏大的眼光是书的一大特点。题中既有“流变”，自然笼盖古今，从最初的源始直到近世，要对咏物文学做全幅的大历史的勾勒；而志在“文化”，则同时得横向观察政治动向、社会状况、文化形态，寻绎它们与咏物文学兴盛、衰变的潜在关联。谈到六朝咏物之盛，书中特标出“皇室贵族的提倡与咏物的生活化”、“思想文化的解放与自然的重新发现”、“历史的长期积累与宫体诗的推波助澜”三项，作为其“文化动因”的分析，涉及政治权势、生活趣味、思想转型、美学新变、文学传统等，留意的方面不可谓不广泛。

宏大广阔的面向，自有其优长处，但一味如此，难免浮泛，与宏观相应，沉潜的探讨可以相映成趣，构成平衡。此书对具体作品的解析随处可见，时有闪光不说，甚且以一节篇幅专门比照现存最早的咏物诗《弹歌》，阐说《橘颂》在咏物文学传统上的创格。再说，宏阔的纵横考察，有时一旦铺展开，甚至无法收拾，即以唐诗而言，作者据以往学者的统计，即使保守些看，咏物之作也占到全体的十分之一强，该如何措手呢？书中综采既有的学术研究，益以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唐、宋两朝分别择取有关最能代表时代文化精神的牡丹、梅花的咏物之作，突出了重点，且很能实现咏物文学研究的文化取向与旨趣。

读到最后，也不是没有遗憾。元明以下，似乎看来咏物创作就此凋敝衰落，剩下个虎头蛇尾。这大概有根据，只是书中交代得不够充分，让人不能完全接受吧。其实，即使应制奉和之类的情形不再，文人间的觥筹交错、结社共

游却愈演愈烈，如此情形下产生的咏花吟月之作，应该不少，格调境界有无新进或许难说，但热闹还是在的吧。邹兄多年涵玩，于咏物文学全竹在胸，不妨更探究竟？

邹兄身处林业院校，熏染于浓郁的草木气息之中，目击心注，物象往来，古来的花草之吟、树木之咏，时时萦绕，多年爬梳分析，固然辛苦，周遭如许环境，倒也真可谓身心谐和。我想我有理由期待，邹兄徜徉现实佳境之同时，继续悠游咏物文学之林，如所预计，奉献其咏物文化研究之全璧。

2009年5月20日

咏物是我国古代各种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题材类型。咏物一物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且，只要世界没有灭亡，人类仍旧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对话就不会停息，咏物也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不论从美学的还是历史的或者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咏物，首先必须明确咏物的性质与内涵及其特征，只有对探讨的对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研究才有可能在清晰的框架之内做到系统而深入。

历史的纵向考察与文化的横向分析相结合，为研究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的发展大势，咏物文学在自身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发展和繁衍。

第一节 咏物的性质与内涵

研究、探讨咏物文学，首先必须对咏物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其性质与内涵，全面准确地阐释咏物是什么。因为“咏物是什么”的问题，不仅是所有有关咏物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最后归宿。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关于

咏物流变文化论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 001

第一章 导论 / 001

第一节 咏物的性质与内涵 / 001

第二节 咏物文学的类型 / 016

第三节 古代咏物的文化钩沉 / 026

第二章 咏物的发生及其文化动因 / 39

第一节 咏物的起源 / 039

第二节 咏物发生的文化动因及其原品格 / 053

第三章 楚文化的浇灌与咏物的创格 / 063

第一节 《橘颂》与咏物的创格 / 063

第二节 辞赋：咏物兴起的契机 / 072

第三节 咏物创格的文化背景 / 079

第四章 大一统图式与汉代咏物赋 / 091

第一节 大一统图式与社会文化心态 / 091

第二节 汉赋咏物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 / 098

第五章 六朝咏物：藻饰自然 / 115

第一节 六朝咏物盛况 / 115

第二节 咏物兴盛的文化动因 / 125

第六章 牡丹与唐文化 / 136

第一节 唐人咏物的文化精神 / 136

第二节 牡丹与唐代社会文化心态 / 152

第七章 梅花与宋文化 / 164

第一节 宋代咏物的哲理转向 / 164

第二节 梅花与宋代社会文化心态——兼论梅花与元朝社会文化心态 / 181

第八章 俗文学的兴起与咏物的衰落 / 193

第一节 衰敝的元明咏物文学 / 193

第二节 元明咏物衰落的文化发微 / 200

后 记 / 212

第一章 导论

咏物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题材类型。咏物一体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且,只要世界没有消亡,人类仍旧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对话就不会停息,咏物也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不论从美学的还是历史的或者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咏物,首先必须明确咏物的性质与内涵及其种类,只有对探讨的对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研究才有可能在清晰的框架之内做到系统而深入。

历史的纵向考察与文化的横向分析相结合,鸟瞰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的发展大势,咏物文学在自身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发展和繁衍。

第一节 咏物的性质与内涵

研究、探讨咏物文学,首先必须对咏物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其性质与内涵,全面准确地阐述咏物是什么。因为“咏物是什么”的问题,不仅是所有有关咏物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最后归宿。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关于

咏物的研究和探讨才有可能切合实际，才有可能做到系统深入，否则，研究便失去了依托，成为悬浮于空中的纯粹主观臆想。

一、“咏物”之“物”

在“咏物”一词中，“物”作为“咏”的对象，是“咏物”这一概念的实在意义之所系，因而它也是咏物概念的核心因素。所以，要科学准确界定“咏物”，首先得明确吟咏的对象——“物”的意义与范畴及其在咏物中的地位。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咏物”之“物”的意义与范畴

首先何为“物”？《庄子·达生》说：“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庄子注重事物的感官实体性，并列举事物的诸感官存在形式来诠释“物”，认为所有具备形貌、声音或色彩的东西都属于“物”的范畴。《说文解字》说：“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①许慎从文字学来加以阐释，认为“物”是对天地之间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事物的泛称，是对天地之间一切事物最广泛的概括；至于它的意符为“牛”，则因为古人认为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戴震《原象》说：“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②王国维认为“物”的含义是链条式引申的结果，其本义为杂色牛，引申为杂帛，再引申为天地万物，“许君说甚迂曲，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由杂色牛之名，因之以名杂帛，更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义矣”^③。

随着人类活动与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深入，“物”的含义也不断丰富，由客观自然中具体可感的事物延伸到人情事理中的抽象物事。清代康熙四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编纂了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咏物诗总集《佩文斋咏物诗选》，共四百八十二卷，选诗一万四千五百九十首。编纂者将咏物诗分为天、日、月、星、河汉、风、雷电（附雹）等四百八十六类，又另设四十

①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② 戴震：《戴震全书》第四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③ 王国维：《释物》，《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页。

九个附类，囊括了日月风云雨雪雾霜等天然物象，山水泉石草木虫鱼鸟兽等自然物事，亭台楼阁针烛灯等人工物事，春夏秋冬清明除夕等岁时、节气，樵渔道僧妇等角色人物，可谓遍及天地人三界中一切物事，正如康熙序文所说：“搜采既多，义类咸备，又不仅如向者所云，‘虫鱼鸟兽草木’之属而已。若天经、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①

稍后的雍正年间，俞琰编选《咏物诗选》，舍去古体，而单选近体咏物诗。尽管在“凡例”中俞琰提出“岁时，非物也”，但仍遵循《佩文斋咏物诗选》的体例，分三十部，涉及天地、岁时、居处、草木、鸟兽、丽人、器玩、昆虫、鳞介等等，“或无情，或有情，而统归之于物，故以数者终焉”^②。

由此可见，在古人眼中，咏物之“物”的范畴十分宽泛，天文地理人事中一切以物命名者都可以归结为咏物之“物”的范畴。最为突出的是古人将人也划归为“物”的一类。《佩文斋咏物诗选》中，设立有“农”、“樵”、“渔”、“牧”、“佛”、“僧”、“仙”、“道”、“织女”、“采莲女”、“美人”条目等。俞琰的《咏物诗选》则设有“人部”和“丽人部”。古人之所以这样做，有其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不同，“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庄子·达生》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④“天人合一”有着丰富广博的内涵，一方面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大天地包含了小天地，小天地是大天地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即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人是通过客观自然物与“天”沟通。所以，在古人看来，“‘天’（宇宙）与‘人’（人间）的所有合理性在根本上建立在同一基本的依据

① 张玉书等：《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俞琰编选：《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7年，第3~4页。

③ 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见《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

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上”^①，人是融入宇宙自然（天）的事物之一，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宇宙自然的合理构件，只是一为有情之物，一为无情之物，但都统归于物。

我们认为，人虽然作为广义动物中的一种，也具有动物的自然属性与本能，然而更重要的是人已脱离动物的范畴，具有社会属性。一般动物的思维极不发达，其自然属性与本能是支配和决定它行为的绝对主导性力量，而人的抽象思维高度发达，尽管人的行为受到其自然属性与本能的影响，但更受到理智的支配，社会属性成为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文化性质。因此将人视为咏物的对象，归入咏物之“物”的范畴，显然是错误的。

俞琰在“人部”之外特设“丽人部”，《佩文斋咏物诗选》也设有“美人”、“织女”、“采莲女”，将《诗经·卫风·硕人》归为咏物诗，则又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后，男权文化树立起他的绝对权威和绝对中心，彻底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女性丧失了独立的性别意识，而成为依附于男性权威与男性意识的“第二性”，在社会话语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中被挤压到边缘化的从属地位，并依据男权中心文化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评判来建构“自我缺失”的女性意识。同时，女性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职场仕途也对女性横加封锁，国家社会的政治舞台、经济舞台、军事舞台、文化学术舞台等一切公众性质的场合都与女性绝缘，从而全面强化了女性从属的奴化地位。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她们往往被男人们当做美的玩物来欣赏、玩味，男人们在女性身形外貌、穿着打扮、姿态气质中寻求色相的娱乐与满足，并把女性作为玩味和欣赏的对象来题咏，正如吴小平论六朝宫体诗时所说：“宫体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题材以题咏宫中之物为中心对象。它的题材主要分作两大类，一是题咏女性，一是题咏器物。而且，从本质上说，题咏女性也就是题咏器物。因为，在当时诗人的眼里，女性的地位也与宫中器物一样，都是作为被玩味、被欣赏的对象而被题咏，才走进诗的王国的。”^②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王叔

② 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9页。王叔

“春”、“夏”、“秋”、“冬”、“元旦”、“人日”、“上元”、“元夜”、“清明”、“七夕”、“中秋”、“寒食”、“除夕”等等岁时与节候，是否可以归入“物”的范畴，题咏岁时、节候的诗词是否属于咏物？岁时与节候是人们认识自然变化的结晶，并与人的社会活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或节日，从而具有特征鲜明的像态可供人们题咏，且题咏的方法与技巧与一般咏物没有二致。所以它们有名可称，也有像可以题咏刻画，但没有客观存在的实体，可否作为咏物的对象，让古人左右为难。《佩文斋咏物诗选》把题咏岁时节候的诗划为咏物诗，俞琰则一方面认为“岁时，非物也”，一方面又遵循旧例设立“岁时”一部。在这一问题上，今人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岁时、节候与物质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归为物类，所以这类以描写岁时节气为内容的诗篇应划入以吟咏节气为主要内容的节气诗，而不能称为咏物诗。^①而胡大浚、兰甲云讨论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时，则仍将岁时、节候诗划为咏物诗。^②拙意以为既有像可题，作为咏物的一个特例也未尝不可。

总之，咏物之“物”，应是作为题咏主体——人之外的客观物事，具有富有特征的貌、相（像）、声、色等可供人们题咏的一切客观物事，都是咏物的对象范畴。它们也许没有实在的形状，但具有可听、可感的特性与像态。

（二）物：咏物的表现主体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奠定了中国文学抒情美学这一基本特质，“诗言志”成为中国文学的“开山纲领”^③。然而一方面人的情感常常由物而触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方面情感无色无味，无形无相，来无影去无踪，常常需借助外在的事物才让人可感可知，可掂可量。像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王维的《竹里馆》、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都有一定的物类描写，但物类描写只是诗中的一个片断，没有发展成为整个诗的

① 于志鹏：《中国古代咏物诗概念界说》，《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胡大浚、兰甲云：《论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烟台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③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主体内容,《佩文斋咏物诗选》、《咏物诗选》将这些有物类描写的诗篇视为咏物诗,显然是不精确的。

在咏物当中,“物”不仅仅是吟咏表现的对象,而且是吟咏表现的主体,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一物一咏

咏物之“物”是单一的、个别的,一个作品一般只能吟咏一个客观事物,不能分咏多个事物。康熙在《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序》中阐述咏物诗创作缘起时说:“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继自骚赋以来,未之有易也。此昔人咏物之诗所由作也。”其中所讲的“即一物之情”,强调咏物就一个事物进行集中性题咏,以做到“穷物之情,尽物之态”^①。郑园先生界定咏物词说:“凡词以‘物’为专咏之对象,且咏一物而不旁及他物者,可称之为咏物词”^②,强调咏物须高度集中,一个作品就一个对象进行专门性吟咏,不旁及他物。

有些作品描述多个客观事物,尽管对事物的描绘非常精到、贴切,事物形象鲜明,特性突出,但只能归入即景抒情性作品,而不能当做咏物作品来看待。像苏轼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惟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对荷、菊、橙、橘四种花木的不同形象和色彩,尤其是对荷与菊的形象、特性的刻画,可谓一语中的,并透露出秋去冬来的时空变化,暗示时间与人生的宝贵,曲尽其妙,清婉可爱,但诗言及四种事物,算不上咏物诗,而是一首写景诗。

2. 主题的载体

“诗者,感于物而形于言。”状物是作品尤其是抒情性作品不可缺少的内容,但一般的景物描写,所写之物只是主题的烘托或陪衬,而咏物之物则是主题的载体。

① 俞琰编选:《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7年,第2页。

② 郑园:《东坡咏物词的开创之功及其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当然，在咏物作品中，状物也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作者借对事物的吟咏来曲折地表达某种思想情感，寓意于物，所以寓意才是目的。刘桢《赠从弟》：“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以劲松勉励堂弟。陆游《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以示气节清高。然而主题不能游离于事物之外，必须寄寓在物象之上，通过物象的描摹来加以表达。作为吟咏本体的事物，是咏物的“原点”。咏物必须紧紧扣住“物”这个原点，所有的意思都由此生发，与此紧密相连，倘若离开了事物本体这个“原点”，咏物就不成其为咏物。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最妙。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则尤非诗人矣。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①“不是此诗”讲的是题外命意，要有物外之旨；“恰是此诗”讲的是寓意切合事物，物象与寓意融合无间。

作品的主题意蕴是一个有机构成，只有在有机而富有生意的完整物象中才能得到充分、全面的表达，所以一个咏物作品刻画一个完整的事物形象，即四库馆臣所说的“主于刻画一物”。《四库全书总目·咏物诗提要》说：

昔屈原作《橘颂》，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赋家流耳。汉武帝之《天马》、班固之《白雉》、《宝鼎》，亦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②，其始见也。^③

“主于刻画一物”，也就是说咏物以某一事物为表现主体，刻画出一个完整的事物形象，借以表现某种思想意蕴，而那些对某一事物虽有所刻画描述，但仅仅只是借物开咏，“因事抒文”，整个作品并不是以刻画事物形象为主体，即使它以物命题，也称不上咏物之作。像汉武帝的《天马歌》，班固的《白

①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② 指蔡邕《翠鸟诗》：“庭隙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因第一句而有所称。古人举诗，凭大概印象，因此时有出入。

③ 《咏物诗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第1453页。

难》、《宝鼎》。不过四库馆臣认为屈原的《橘颂》、荀子的《赋篇》都是赋而非诗。

3. 维系作品结构的中枢

某一特定事物既然是咏物作品的表现主体，那么作者在创作时就必然以所咏事物为核心来安排作品的层次结构，以期从不同的层面、角度来描述事物的“音容笑貌”，充分展示事物的风貌与特性，并尽可能地与人的情性、道德与人格相沟通，从而实现咏物的目的。韩国学者徐盛提出咏物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咏物意识”，所谓“咏物意识”就是“用整篇作品的结构吟咏一个事物的创作意识”^①。像屈原的《橘颂》，朱自清说：“九章中的《橘颂》更是全篇以物比人的好例。”^②全诗两分一总，共三个层次，构成一个分总式整体结构。第一个层次以美橘的情性表现为主，依稀可见作者的影子；第二个层次以诗人的情性人格表现为主，又分明映照美橘的影子；最后八句人橘合说，将全诗连接为一个整体。二分一总，彼此相互映衬，相互挖掘，从而达到人与橘的融合。全诗以“橘”这一吟咏对象来贯穿，以整个作品的结构与内容来描述、题咏“橘”这一楚国代表性风物，同时沟通、关合诗人的故土意识与道德人格。它标志着咏物意识的产生与成熟，因而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咏物的真正创立，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咏物之祖。

4. 以物命题

既然在咏物作品中，所吟咏的事物是维系整个作品结构与内容的主脑，所以咏物作品往往就以所吟咏的事物作为作品的题目，以显示该事物在作品结构与内容中的中枢和主脑地位。这样，以物命题，成为咏物作品的一个外在标志。

清代俞琰在《咏物诗选·自序》中提出咏物“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题”^③，惟其如此，咏物的体制才算完备^④。在六朝以前，诗体咏物有的因物命

① 徐盛：《魏晋至盛唐咏物诗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②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0页。

③ 俞琰编选：《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7年，第2页。

④ 路成文：《宋代咏物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页。